

宋文憲公全集

冊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  
天地初開萬象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  
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  
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  
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  
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  
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  
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旌旄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  
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績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  
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以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  
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  
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  
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  
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  
間講學之有圖問理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

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  
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  
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  
籀篆隸之莊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  
卓然拔俗之資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儉古今詩信爲才丈  
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薦于朝  
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  
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  
何後世歧而二之歧而爲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有才顯者亦衆  
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爲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刺舉無  
所避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爲侍御史者有以治律  
令而升封爲博陽侯者其果何修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  
日降事寢非古爲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爲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峨冠博  
帶論議袞袞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爲羣吏之所賣爲吏者不以

致君澤民爲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曾之末承順以爲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爲則黷貨舞法爲民之大蠹古之爲儒爲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爲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爲州縣之佐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案牘紛然所以其弊爲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案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儒之學生平立志恥與俗吏爲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謄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得人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范蠡褰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

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艷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媿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

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  
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  
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穠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  
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  
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爲風化首汝縱  
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卽來汝卽  
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  
婦李尙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  
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卽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  
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尙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寘諸庭日夕祝  
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  
以爲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豕  
以去陷眢井中衆投石殺虎譴然以神爲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  
新馮寅賓爲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董真  
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  
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  
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  
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  
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  
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獲  
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嫗辭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  
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  
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  
蹟之總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右具畚錘剗之四屍藏竹下如  
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  
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寃者至如是夫昔予友楊觀尹  
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卽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  
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氏一鞠卽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爲湖南

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爲世戒

恭題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爲侍子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陞辭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於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并致書太子以寓箴規之意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卽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

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卽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効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疏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止恩云

恭題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旣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蕪都遂平懷柔綏徠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旣侈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藏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

左方云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宏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考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修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爲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果公真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巖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旣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歷中爲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爲守惡其打搨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鑄損湍流帶古天五字一

二筆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尙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青宮時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綵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卽黃庭經絹素精甚幾不見絲縷遙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爲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羣帖却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鉤摹不知何以填墨儼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爲其眩惑慙惶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號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僞跡蓋亦有此理濂請留鵝羣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芾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本然

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  
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  
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  
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感行耳類皆翻  
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  
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  
汀落雁圖自時厥後邱慶餘徐熙輩或儼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  
觀者輒稱爲逼真夫梅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  
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  
以枝柯儼如疏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旣已拔梅於泥塗之  
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自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  
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曠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  
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  
者往往多寶玩之濂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  
者尙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葡萄圖

珍倣宋版印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葡萄三數枝意到卽成略無礙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耶

題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璽書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鄒天琦遂請葉君爲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元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旣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如是豈非大明麗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信矣哉

題友怡堂銘後

旴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己賢儒也極相友恭尚懼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勸吾友王君子充實爲之銘克明從子肅復命濂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盧爲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

譏之誠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墳篋日奏於一堂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銘非古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爲近古者哉子充今之景盧也其當以濂言爲可徵矣乎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谿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谿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卽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卽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丸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尙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

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闇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譏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皆如友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爲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子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爲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爲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爲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爲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爲括公語於其後云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記游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

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脩撰張公之作禮部紀游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峯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谿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閑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尙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逃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逃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尙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衡氣機者也